



梅花引

□宋彩霞

我不知这是第几次去那里了。

自从那十多株蜡梅扎根那里，每年腊月我总会被她吸引而去，脑海里也总会闪现出《梅花引》这个词牌，赞叹这个名称，对于此时的我来说是多么贴切。

这是距家不远的覃怀公园。偌大的园子，冬阳普照，寂寥空旷，望着掉光了叶子的高树矮丛，一阵风袭来，我紧了紧围巾和帽子，穿过广场，踏上甬路，下来小桥，小河边那些黑褐色的树干映入眼帘。远远地，她已向我招手。我三步并作两步，像久违的老友，热烈而激动地迎上。抬头，枝丫纵横上，小巧的花朵绽放着，笑意盈盈；清浅的鹅黄舒展着，身姿柔美；苍劲的树干挺立着，风骨傲然。我抚摸着，低头凝视面前这个小枝，上面有容颜全展的，有羞涩半遮的，还有蓓蕾紧抱的。阵阵幽香直扑鼻腔，钻进咽喉，沁入肺腑。

我徘徊着、逡巡着，围着她转了又转，看了又看，摸摸这棵，望望那朵，那些花像小铃铛似的倒挂着，在蓝天的映衬下鲜亮无比。我的手机也开始忙活了，不停地变换角度，频频揽她入怀。

这样拍照多少次了，不知道，只知爱已深深。这爱，小时候就已种下。父亲爱梅，给生在冬至的妹妹取名“冬梅”。年长我15岁的姐姐那时已是一个绣花高手，一块白布在她手里没几天就变成了一幅美丽的画。布上，从一边伸出来的没有叶子的树枝上开着几朵小红花，从枝端往里由大到小逐渐变成了花骨朵，栩栩如生，甚是好。我喜欢得不得了，问姐这是啥花，姐说是干枝梅。姐姐见我爱不释手，就做成枕头套放在我的床头，于是便成了我夜夜相伴的伙伴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高中住校时带她，工作了带寝室，就连结婚成家，我都将她带过来，虽然没用上，却珍藏在我的衣柜里。洗了几十年她已白中发黄，花瓣上的线也渐有断开。每次翻衣柜，都会看到她，忍不住拿出来摸摸，沉思一会儿，又放回去……她陪伴了我大半生，怎能舍得丢弃？那时多想见一见真正的梅花，闻一闻究竟是怎样的香。可条件所限，在农村甚至县城都难寻得她的身影，只有在年画、电影、诗词里欣赏她、感触她、想象她……

终于，进入新世纪，在我们县城，有了公园，有了冬日里这一抹倩影。我是多么迫不及待！一到腊月，便顾不得什么寒了，或约朋友，或独自前往。尤记那年一场鹅毛大雪后，我与好友踩着厚厚的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笑寻而至。雪堆遍满的四野中，唯见梅花傲坼晓风，气昂姿骄，欣然放彩向寂空，馨绕素园，更是“香中别有韵，清极不知寒”，超凡脱俗绝尘埃，高情已逐冰心荐。整整一晌，我们乐此不疲，忘了时间，忘了归程。

尽管今冬，此刻无雪与共，但有蓝天同频，已很满足了。

“冰魂骨傲满枝新，雪里温柔别样纯。零落成泥无悔怨，且流香冽报轻春。”像这样的诗词歌赋我不知写了多少首，只知梅花引我万般乐，我献诗心一片情。不为别的，就为了像她那样活着。

祭 灶

□薛凯敏

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传统的祭灶节，从这天开始，年就进入家家户户，空气中开始弥漫出浓郁的年味。

祭灶这天，家家户户都要为“上天言好事”的灶王爷准备“路上”捎带的“干粮”，那“干粮”就是自家制作的烙饼，也叫火烧。

火烧是母亲做的。做火烧的面要在第一天夜里就得准备妥当，要放置在有温度的煤火台上才能保证第二天面盆爆满。

一大早，煤火上的鏊子渐渐预热时，母亲在案板上就开始做面坯、醒面团、擀面皮。

烙火烧也是有技巧的，虽然不像蒸枣花馍那样精雕细琢，但也不能马虎，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才能做出形状圆满、厚薄均匀、面质松软的火烧来。做火烧的面比较讲究，软不行，硬也不行，面软了还未等鏊子热起来，烙饼就圪了，提拉不起来；面硬了揉制起来特别费劲，做出来的火烧也不好吃。所以面必须软硬适中，火烧才外焦里嫩，口感才好。

揉面是一个技术活，母亲揉面时总是揉一遍、醒一遍，如此多遍，面团才“肤如凝脂”，拉伸筋道，游刃有余。母亲做火烧都是做两种，一种是包着红糖馅的甜火烧，一种是花卷一样的咸火烧。两种火烧在鏊子里经过火的烤炙，素面呈现出焦黄焦黄的“容颜”时，满院甚至满街的空气中都会溢满这浓浓的香味。

火烧一出鏊，爹第一个品尝。爹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必须优先。看着爹一脸满足的样子，我想那味道中一定有多妈几十年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的情感深藏其中。

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左邻右舍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我们家也不会落后，尽管并不富裕，但鞭炮声依然清脆悦耳。此刻，三里五乡的鞭炮都相约走出家门，激烈的鞭炮声既是祈望平安盛世人康健，又是喜送灶王上天庭。

祭灶仪式庄重而严肃。这时的母亲会在厨房摆上火烧、芝麻饼、水果等贡品，面对“面脸丹如朱顶鹤，髭髯长似绿毛龟”的灶王爷版画，插上三炷香，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，虔诚而真挚。母亲很虔诚，每当这时，我也会和母亲一道祈福许愿。母亲说，祭灶时不能说话，一副庄重而又深沉的样子。

九十寿诞之后，母亲再没有能力和精力来做这些稀松平常的事情了，但祭灶这个日子她念念不忘。母亲会三番五次交代我们，要在祭灶前换掉去年的灶王爷画像，以此来表达敬爱和敬仰。其实在我们心里，母亲就是我家的灶王爷——从节衣缩食的贫困交加到如今的幸福生活，母亲时时处处都在为这个家精打细算。尽管我们家人口较多，但从我记事起，家里就没有断过顿，不管饭菜质量好坏，总能填饱肚子，更没有因为拮据而衣不蔽体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每年冬天，母亲就会绑上纺车，趁着冬日的长夜纺棉花，吱吱呀呀的纺车一圈圈把黑夜摇动得生动起来，让寒夜有了些许温暖。棉花穗子在母亲的手中一抽一回，随着纺车的转动，抽出丝丝缕缕的棉线来，真正让人体味到了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的不易。纺线，既是棉花涅槃的过程，也是母爱释放的过程。

多年过去了，灶王爷没能给我们带来的幸福，母亲却给予了，一粥一饭、一丝一缕养育我们成家立业。在我的心里，应该感恩的是母亲，母亲才是我们家中“四季保平安”的“灶王爷”。

担水的记忆

□郝 军

年节越来越近了，我趁星期天回了趟老家。刚进村口，就看见姑父正在挑着一担水去菜园浇菜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多年前担水做饭喂牲口的场景又映在我的眼前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地处豫西北丘陵地区的老人家吃喝喂养基本上都是靠肩担手提。一根扁担、两只水桶，勾起了一个时代过往岁月的生活记忆。

在我老宅附近，共有五口井，上窑、青石坡、东胡洞、大庙门生产队和村办学校各有一口，或砖砌，或用青石条封口。井架伸向井口，一个轱辘悬横在上面。轱辘上缠绕着数十米系有吊扣的钢丝或麻绳，吊扣挂着水桶可以摇起把手下到井里。

最初，家里的用水都是由祖母或父母担负。后来，我们姊妹到了上学年龄，知道心疼大人了，就开始两个人一起往家里抬水。小小年龄，来来回回几趟下来，小肩膀压得红红的，有的地方甚至磨伤了皮肉。

最难忘也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，是我和大妹到青石坡陈海亮家后面的那口井打水。那年腊月的一天，下午放学后，见厨房水缸见底了，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和大妹抬着水桶去井边打水。谁知刚搅到一半时，轱辘竟然滑脱了。当时附近没有大人能帮忙，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轱辘绳，一边让大妹去前院喊大人。待陈海亮媳妇赶来时，见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拽着布满钢刺的钢丝绳时，赶忙把轱辘抬上归位，一边心疼地说：“傻孩子，一只桶掉进井里能值几个钱？以后可不敢这样硬拽了，太危险了！”

再长大些时，我就经常一个人去担水。当时，我个子不高，就把扁担两头的铁链钩前后正反着绕起来担着走。一担水起码有三四十公斤重，我把一桶水倒成两个半桶，慢慢担回家。俗语说，一瓶不满半瓶晃荡。担水是一项技术活儿，肩部要顶在扁担中间不断调试，才能做到桶不摇、水不洒。那时候，乡村泥土路不平整，担半桶水很容易晃荡，若是一不小心把水桶打翻了，不仅得返回重新再担，还会引来路人笑话。

后来我也就越来越熟练了，把小桶换成了大桶。在生活实践中，我慢慢摸索出一些担水经验。担水上肩后，会根据实际情况前后移动，再不用双手或单手挽着扁担的铁链钩走，水桶就不容易摇晃了。再熟练一些时，竟能一手扶着肩上的扁担，甩开另一只胳膊快步行走。到了18岁以后，我竟然达到了“肩挑两桶水，双手笼袖中，不摸也不扶，不洒也不滴”的地步。

在我的家乡，春节前家家户户都有把水缸盛满的习俗。因为水象征着“聚财”，寓意是年年有余、聚财进宝。水缸水满了，象征着来年五谷丰登、丰衣足食。于是乎，除夕吃年夜饭前后，人们纷纷挑起桶去担水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对新年满怀憧憬。人们的脚步也没有平时那样匆忙，显得淡定且自如，好像一年的辛勤耕作，在这一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日光如梭，转眼之间50余年过去了，老人家早已用上了自来水，但担水留下的那分回忆依然深深刻在内心深处，从来也不曾忘却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
（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）